

T

Chinese

Vol V

5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師傳第二十九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達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張吳慙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氏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家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張吳慙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

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

張吳越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其阿衡之材能調變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張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

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張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

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存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內外內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

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張此詳言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瘴則以寒為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使如胃中熱則消瘴令人

則復當為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飢食也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泄而腸中寒者必泄也

為難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之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奈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况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

固難於使而治法難於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貶者先陽氣而在後病

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標而後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可舍法以拘之也至於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

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於悽愴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

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以便也哉

通叶的

駭音指
駭音歇
駭音于

駭音指
駭音歇
駭音于
左傳曰
折肱而
變
王子芳
曰鶴鳴
九皋報
聞于天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髏。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

注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承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腦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答之無據。伯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此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于面部，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微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於缺盆，即其髑髏之骨端，曰骷骨者，有餘以形於外，則可以驗髑髏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糧，故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

三等藏安且良矣。

注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而知之神。髑髏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言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系于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則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遠其在中者謂胃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管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註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則藏府在內者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馬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張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衍分為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別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重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脉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

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承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

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承經曰水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助也遏遏藏也言經脉壅

藏榮氣行於脉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脉

註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神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經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構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積于上焦上焦開發于臍府而宣布五穀精微之氣
味此氣薰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
謂氣也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於外其汗出似漆漆然夫是之謂津也穀氣入于胃化為精微之氣
充滿渾澤分注于骨骨屬屈申渾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為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
液也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必精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肺
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
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屈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脉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
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脉空
虛此其候也

張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
註震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
汗大洩液渾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而骨髓
上通于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脉空虛
此其候也

此言六氣之脫
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喜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張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于心腎而生于胃海也各
註有部主者謂精之藏于腎血之主于心氣之主于皮膚津之發于腠理液之渾於骨實于腦脉之循于
藏府形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生所也夫心為君主
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喜火性猛惡其貴賤喜惡可為六氣之
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
六氣辯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
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

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註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少年者七分半
也
徑一寸
寸之少
半者徑一寸五
分也

廣腸取
門內之
直腸徑
二寸寸
之大半
者徑二
寸七分
半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疊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註此言有生之後縱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闢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之迎拒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註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迴周疊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其長二丈八寸也其長計二丈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馬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長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張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若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馬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馬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走

蓋謂督
脉之百
會督脉
應天道
之環轉
覆蓋故
曰蓋

四

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
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腰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入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之

所在四海定矣。所謂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氣在臍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裡，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臍中者，爲氣之海，在膺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臍爲臍之海，氣在臍者，止之於臍，故其輸上在於臍，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體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滑水瀉水水汝水澁水淮水潑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十有二而此水皆注于海海有東

西南北之四支路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輪穴上在氣街▲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臑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七呼吸至即瀉灸三壯

▼下至三里。▲膝下三寸。胛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西。筋肉分開。針八分。留十呼。眞七吸。灸可至百壯。推衝脈爲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于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抒。▲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

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禁灸▼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取之針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躡地舉足取之針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臍中為氣之海其

輸穴在于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扶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七壯。前在于足陽明胃經之人迎。頸大脉應手結喉兩旁一寸半。挈針灸。惟腦為髓之海。其輸穴在于其蓋。即督脉經。

之百會▲前項後一寸半中央針二分灸七壯▼下在于腎脈經之風府▲一名舌中
目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瘳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五

此曰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此言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

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此言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體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

此言四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悅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以言

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此言血海起於心中上循背理為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

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此言胃氣有餘故腹脹滿

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腰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此言髓海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腰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見液脫者骨屈伸不利故腰痠而懈怠安卧

此言肺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為順也

此言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滿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也

五亂第三十四

言有五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肺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惋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臂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平經邪客篇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精微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

於胸中上貫心脈同榮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而下五臟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

以五臟則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天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吸則出吸

則入此言宗氣積于胸中上出於肺循衛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而下五臟篇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吸則出吸

陰之分則行於五臟六腑此榮衛相將隨行於脈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各是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二月者五臟六腑之經脈循度環轉行十六丈

不循脈者分晝夜之陰陽十二月以應十二時相隨者相將而行與循

脈之氣
各異
若衛氣
並脈循
行則為
膚張矣
胸與心
肺腎肝
乃經脈
外內之
榮衛所
行之處
上古以
和為知

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脈之榮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脈而行以榮四肢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其衛榮相隨晝行陽而夜陰者與脈逆行從頭注於臂腋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脈之榮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腎肝頭也

此言人有五氣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脈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於陰而反在於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慄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令晝未必行於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經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于心或亂於肺或亂于腸胃或亂于臂腰或亂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此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未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

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留于海其上者走于息道其下者注于氣街又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脈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俞者先取脈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脈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脈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血氣潮注於脈中而陰陽已和也

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脈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寬標本用藥必寬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後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心主即厥陰心色絡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榮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人有脈則生針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氣。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髮際後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于本經之大抒，如取之而

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針三分，留二呼，灸三壯。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

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榮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手少陽三焦經之榮穴液門。手四指間陷中，握拳

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榮穴內庭。足次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針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

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胆經之榮穴俠谿。足四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交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徐入徐出者，導氣其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主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為有餘不足，乃導氣其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脈者，著之金匱。

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逆，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

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

藏陽為府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脈脹，膚脹在內則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脈滿，為陰脈虛，為藏陽為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矣。

一云二

此處必
闕乃歧
伯言

臆叶袒

喉主天
氣咽主
地氣

營氣者
與衛相

注此言搏脈可以知脈陰陽屬藏而陽脈屬府也。脈見寸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澀者以氣血凝滯也故為脈然脈大而堅者為陽脈其脈在六府脈澀而堅者為陰脈其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張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閒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理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張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限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令脹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臆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

也。胃之五竅者間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

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注**按黃帝時承

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僞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張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臆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

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其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間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

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

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

將子脉
外之血
氣

靈樞經

卷五

瀉之在于膚脉而逆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逆者三下無間虛竅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脈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循脉衛氣逆為脉脹與上章之榮氣順脉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滿疎理兼用斯為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焉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抵卻導氣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舉○倪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衆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其濁氣出于耳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脉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膈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膈為邪其皮膚亦為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膈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膈為藏府之郭膻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嗑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脉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脹惟衛氣逆行則並脉循分內者始為脉脹而成為膚脹且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擾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臍臑焦其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殮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胆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此以六府之脈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脈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

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其久塞其空虛則補之其久空皆正氣充塞

無使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察之○王芾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此言治脈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脈者為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言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上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脈也

天道右旋地左轉

此言衛氣運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榮氣相逆順而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陽陰逆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

順氣篇曰以入日分為四

此言脈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於人身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改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榮衛遂失其常而留止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脈耳上文言衛氣逆為脈脈又並脈循分肉為膚脈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真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膝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榮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其厥

氣也生
子先天
之精

育者荒
脈之忌
與勝同

重刊經旨

卷五

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搏，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得上合于榮衛，留止，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針不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胎，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張此論衛氣逆于肉而為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于肉而為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于肉育而中氣穴故也。故針不中氣穴，則氣閉于肉而不得外出，針不陷育，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于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脹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脈絡，衛氣陷於膏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遏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竅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針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貴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育而中于氣穴故針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育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內，針不陷肉育，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脈，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針，設若不下，又復始針，庶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診脹則脹，脹則瀉之，診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別後者，切內論五液而病為小脹，則必為癰，故名焉。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由生願聞其道

吳氏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而為五如五道癰開則為水脹五別者為汗為溺為唾為淚為涕五癰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而津液不化水穀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水溢而為水脹因以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則知所以治矣

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吳氏曰此論水穀之精別而為津為液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養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流者津澤注於骨髓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也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

此言津之為汗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滲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天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為痛沫者津聚而為沫也

天寒則腠理閉氣澀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為溺與氣

姚氏曰此言津之為溺也天寒則腠理閉三焦之氣因澀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膀胱則為溺與氣氣者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為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惡按為汗為溺為血為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隨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請者不以文害義庶為得之

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氣急心氣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氣與肺不能盡舉作上作下故效而

泣出矣

此論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為淚由心悲肺舉而出也心為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為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并者心悲則藏府之氣皆上并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并於心則心象急心象急則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象與肺不能盡舉上作下則為淚上下則泣出矣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姚氏曰此言液之為唾也按口問篇曰胃脫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脉起於足少陰之陰中而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

此言五液之所由生也伯言人之所以有津與液者正以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上注其氣于氣海之中積為宗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者上焦為正氣之所出中焦為營氣之所出下焦為衛氣之所出其氣以溫外之肌肉充外之皮膚者為津其在內之流而不行者為液人之所以有汗與氣者正以天暑衣厚則人之腠理開故汗出若有寒氣留于分肉之間則津聚而為痛也人之所以有泣者正以五藏六府心為之大主而耳目肺肝脾腎皆所以輔相此心者也

▲大義見素問靈蘭秘典論十二官相使中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如心悲氣并故心象急肺象舉液隨之而上溢此泣之所由出也蓋心象與肺不能盡舉上作下而作下者今心象急而肺象舉所以致而泣出也人之所以有唾者正以胃中無則消穀消穀之時必上下交作既既消盡腸胃亦已充郭故胃亦寬緩胃寬則氣得上逆而升唾斯隨氣而上出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高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此言精液之為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高者五穀之液與腎藏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津注於骨而為髓充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高者

○姚氏曰承經云穀入氣滿津津注於骨而為髓髓者以腦為主故曰謂液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是穀之液腎之精並注於骨而為髓髓者以腦為主故曰和合而高者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腫此

高者作骨上別如字下別發旁

高者作骨上別如字下別發旁

高者作骨上別如字下別發旁

高者作骨上別如字下別發旁

高者作骨上別如字下別發旁

切水脈
又見水脈
經水脈
論又當
與前篇
參看

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津此五液潤癰而為腫痛水脈諸病也陰陽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與精不
液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隨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為高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膝
痛腫廢矣此髓道之閉癰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之氣不能通瀾於
肌腠而津液不化矣濟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為水脹矣此津液五別
之逆順也

陽此原水脈之所由成也五穀精液合而成為膏者滲入于骨空之中及補益腦髓以下流于陰股惟陰
斷時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溢而下流于陰器矣其髓液皆減而下行下行過多則必虛致腰背痛而股
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而不入留于下焦而不行不得滲入膀胱故下焦脹而水溢遂使水脹之病所由
成也此乃津液五別之逆順如此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內有五閱以觀五氣及五氣為五藏之使故名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剋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
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今可為常岐伯曰脉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
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理

張黃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于五色上通於五臟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內而應于
外也如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理天色見於皮膚五藏

之氣見于色者蓋亦從經脉而出於皮膚故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脉應地五
藏者在地五行之所主也而色見于面此五行之氣上呈于天也從內而外者由藏而經脉皮膚應地氣
之上騰于天從外而內者由皮膚經脉而藏應天氣之下
降于地并降出入球轉無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理

此言五官為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法有五官如下文翼為肺之官目為肝之官口
唇為脾之官舌為心之官耳為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五閱以觀青黃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

者乃五藏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別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驗五藏者正以肺雖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微邪氣入藏必當從裡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裡不得以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張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墻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連陲在外為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註明堂平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頰也即首面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扶其兩側首面而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起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安得無辨乎帝以五色獨決于明堂為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辨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即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即首面也頰也必開而張乃立明堂以闕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為蕃為蔽者又見於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疾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針而刺之以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張官之為言司也所以聞五臭別五色受五穀如五味也

註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為之竅所以司呼吸也故為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為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為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為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為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為之竅所以辨五味也故為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為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為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目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顙赤腎

病者觀與顏黑

張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闕也聞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註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為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目為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皆必青唇為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舌為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顏亦必赤

耳為腎之官故腎病者顏與頰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度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

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病哉

張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薄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註此言諸部挾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辨闕度又不張明堂又挾小蕃蔽不可見其牆又卑牆下無基垂角向

外如是者雖無病而平常尚有殆者况加之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五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

各如其度也

張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言五色見于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元生

註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中央之次舍所以可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

以觀五藏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

之左右上下思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

當腎者膽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顙者肩也顙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腎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裡也巨屈者膝裡也此五藏六府之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逆順 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眾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孰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張 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于物者即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于事物之常楊氏曰失堅者即類子所謂錯之偏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力而水可竭也循搖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張 伯言天地之道出于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搖決衝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力者達化之自然也

張 此言鍼道一承于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由心而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為長短平水▲萬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為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搖決水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濇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

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內薄皮厚而黑色唇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滿以遲其為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潤于四旁也項乃太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唇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滿以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于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尤不及也陽亢如曰而篇論五藏之氣應主基厚薄氣色清濁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家廣公曰五運主中六氣主外

少云

此言刺肥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針針之數也深而留之者深入其針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下所言貪大作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又加益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清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者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銳肉廉廉然薄唇輕言者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也氣清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莫仲起曰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字濟公曰氣道之清者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于地中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針而速去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中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針合天地人之數也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人之白者常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肥人之數有等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滿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

骨二字

腎肉承
於臂之
所生

日出而
陽氣隆
日西而
陰氣盛

氣濁之
濁當作
滑

多益其數動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氣藏于腎而腎主骨天真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真骨堅
內藏諸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者卑立而不倚也其人重濁則氣滿血清其人輕動則氣滑
血者蓋元氣者乃混然之炁已虛之後而有輕重高下
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于外內也

此言壯士真骨之有法也有守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其勢難動此人者其骨
若重則氣必滑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針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停若輕而動則氣必滑而必清
刺此者當淺其針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嬰兒未得天真氣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經稱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
更長長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求于先
天之生稟也日再者
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針者九針論七曰毫針取法于毫毛其針
宜淺其發針宜速日再者蓋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針也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搖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滯疾瀉
之則經可通也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搖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
血之豐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針之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瀉皆以針合
人而導之和柔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

病二子若以瀉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搖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瀉之而邪
氣至竭滿之臨深決水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循搖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滯者
疾瀉之而經脈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仍用力以并掘
之而水可通也皆指瀉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臍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

從足走腹

此言手足陰陽之脉上下外
內通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此承首節而言脉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臍走手者太陰

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

指之中衝也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

而足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空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胆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

指之震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經從足心

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三陰經自臍而走手為順則

自手而走臍為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為順則自頭而走手為逆足之三陰經自足而走腹為順則自腹

而走足為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為順則自足而走頭為逆所謂脉有逆順者如此

黃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顏

頰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臍中伏行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

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

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叩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

行也黃帝曰審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血氣行於脉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
藏六府之氣皆稟于脉而肉充滿若壯熱少氣者則水道不行而形氣消索矣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
藏六府之血氣皆從衝脉而行其上下者出於顏頰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于氣街此
水火者精氣也衝脉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入從衝脉
而運行出入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也故別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于跗上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
少陰之氣屬于肉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于脉內而不能通于脉外也故當導之以言導氣之外出也驗
之以脈知諸血之行也其非跗上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于膚表而

頑賴者
別之內
氣上通
天氣者
也
藏府之
血氣後
天之血

氣也少陰之血氣先天之血氣也
在心主言肺主聲由少陰之氣而後發

復運行于脉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遠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明乎日月微于毫厘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厘差失故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天檢押乃後可傳焉○楊元如曰五藏六府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机之出入也皮膚經脉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藏六府之氣稟衝脉而運行于膚表應地氣之出于外也○葉仲超曰所謂衝脉者順行逆衝于經脉皮膚之外內充于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蓋經脉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轉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于五藏六府者即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于中由衝脉而布散于皮膚之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脉滲于三陰而行于脉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路而出于脉外是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理蓋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則水穀所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其真骨堅肉緩節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榮衛血氣皆本于先天後天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求其衝脉少陰之出入焉

腎脉之下行者以衝脉入腎之絡而與之並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為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之氣皆稟焉其上則出于通竅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于少陰所經之大絡曰大鍾者以出于氣衝又循陰蹻之內廉以入于膈中伏行肱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于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其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注前者伏行出于足面之跗上屬于下之湧泉八循跗以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脉不動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病者以脉其跗上果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為逆動之為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血脉絡論第三十九

內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

此水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統論其藏府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脉也經脉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夫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榮行于脉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于藏府之經隧通于孫絡出于皮膚是以溫肌肉此水穀所生之氣血散于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脉膠處故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章論五藏六府之血氣少陰腎藏之精氣八中而出于皮膚此章謂府所生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皮膚○楊元如曰按素問經刺篇

云邪客于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附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故曰奇邪者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針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針而面色不變而煩躁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血絡者外之絡脉絡絡見于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

岐伯曰脉氣盛而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

此言經脈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脈之脉氣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朱濟公曰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血虛則脫氣者血為氣之守也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陽之守也

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瀉者血黑以濁故不能射

此言經脈之內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之分焉經脈為陰皮膚為陽俱盛者經脈外內之血氣俱盛也如脉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則射如皮膚之陽氣畜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朱濟公曰陽氣留滯其血黑濁血隨氣行者也

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

此言絡脈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于皮膚肌腠滲于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於空谷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為血血和則孫脉充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於經脉陽陰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于孫絡與絡脉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為血故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和合于血是津液未變而赤故刺之血出清而半為汁也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為汁者乃身中之水也按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于孫絡皮膚與經脉相連此節論津液注于皮膚滲于絡脉與經脉之血和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脉相通而皮膚絡脉之氣血所從來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針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于針刺之外細察認其義焉

陰氣積於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

此言陽分之氣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也蓋府經脈為陰皮膚肌腠為陽藏府之陰氣積于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于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藏府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節論脈絡之血及皮膚之津液滲入孫絡絡脈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脈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裡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

此承上文經絡陰陽外內之相合也皮膚為表經脈為裏膚表之陽得脈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脈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脫色而蒼蒼然蒼蒼青色也平脈篇曰榮氣不足面色青陽陰俱脫者經脈外內之榮氣脫也

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躁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躁

此言陰陽俱脫而色變者皮膚絡脈之血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於陰脫矣心主脈而色絡主血陰藏之血脫故煩躁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藏府之陰而出于經經而脈脈而絡也

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夫內為陰外為陽經絡為陰皮膚為陽此提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而內者從皮膚滲于孫絡絡脈而內溢于經自內而外者從藏府之陰而出于經從經脈而外注于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痺閉于外內之間距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朱肱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此謂血出多而不重損傷

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是邪非邪之痺明矣

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奇邪不正之邪也▲奇邪在各篇不一承經口開篇亦有奇邪二字但口開言奇邪走於空竅而此則奇邪走于血絡也▼奇邪不在于經故在于血絡也然有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以脈有氣盛而血虛者必瀉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漂射者何也正以血氣俱盛而內馬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最清內有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陽氣蓄積久留不瀉其血里以滑故不能射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最清內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血之際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于血故血出而半為汁也▲有刺血絡而發針乃

則測同

經隧深
筋故如

著者同

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

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分其氣聚于血絡之中故刺之時血尚未出而氣已先行所以發針而腫也 有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營衛二氣虧時相視尚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虛表裡相屬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不變然內為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於陰者脫脫故煩悶也 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不動強者何也正以營衛相得合成痼病者此其邪氣內溢于經外注 于經則陽陰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出而弗能度所以不至動搖也

黃帝曰和之奈何岐伯曰血脈不和盛衰損益以調之無常處心才如錢大才如筋則而瀉之焉公也故無失

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也視視也盛衰損益以赤者血盛于脈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之流行也小者如針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留血之在經脈也數者血脈出入之度數留血之在經

絡則而瀉之故無失其所出之度數矣所出之度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如失其所出之數而反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脈脈而經各如其度而外內出入者也楊元如曰萬全者謂血氣流行外內相貫如環無

端莫知其紀

此言視血絡之法也視視也血絡者必盛必堅及撻以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針而大如筋必側其針以迎而瀉之可以萬全故無失上文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仆或射等以相應矣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三陽之氣主于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于針則針熱熱則肉著于針故針下堅而不可拔也按此篇論血氣出入于絡脈之間故名篇血絡論有所留積皆因于絡側而瀉之萬全也若取之肉則肉著于

針而針下堅矣

此言針入而肉之所以著也蓋以針入于肉中熱氣溫之于針則針熱針熱則肉著于針故不惟熱而又堅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若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天下之眾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人其合為一耳

張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于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脉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藏六府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人之身有亂氣元天下之眾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耳惡有不亂者乎○揚元如曰清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清濁相干命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張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為一所以有亂氣也經水篇言人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為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如足太陽外合於清水而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而內屬於胆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脉合于五行五行別為五色合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不相同矣倘其間有人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而應彼十二經水也奈何伯言人身之氣血必不能合之而為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為一則推之天下皆可以為一矣惡有亂氣猶天下之眾必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之眾也伯言自一人之身而言必有亂氣猶天下之眾必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之中必有亂氣也焉得謂氣血為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張六府為陽五藏為陰六府受穀者濁五藏受氣者清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謂水穀所生之清氣上出于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注于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莫仲超曰上節言天下之眾皆有此亂氣謂

人合天地之清濁也故復曰願聞人氣之清濁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天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者六府也其府為濁而經氣化為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受此精微之氣者五藏也其藏為清惟清者注之于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惟濁者注之于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二物而陰陽互相為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于咽喉承經憂急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人之後喉通於六府俗謂之食喉▲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憂急無言篇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人之前喉通于五藏俗謂之氣喉▲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唯喉為上而十二經皆為下耳惟

陰與陽不升降則清與濁始相抱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首別字
骨發次
別字如

有別字
骨發次
別字如

有別字
骨發次
別字如

津液胆
汁皆屬
有形

以陰陽
清濁分
上下故
曰走上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

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應天地之大而有別也天清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清清者有濁而人亦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于胃此清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清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府水穀之濁生此清氣上出于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清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肺為精水之原清中所生之津液流溢于下即所謂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下注于經者行于經隧也流溢于中者內積于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陰陽清濁之氣交也○朱濟公曰天為陽地為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為陽水為陰故清者有濁濁者有清

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濁之義也蓋氣之大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而濁者注陽也且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咽喉為水穀之道路所以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也肺之濁氣下注于十二經而內積于腹中之氣海即喉嚨為氣之上下所以曰清而濁者則下行也焉得謂清濁為耶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主受盛胃府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為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清而手太陰為五臟之長華蓋于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清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于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主盛糟粕清必別汁化而為赤下行于十二經脈應地之道也脾為倉廩之官主輸運胃府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而足太陰獨受其濁○楊元應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

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為尤濁陰經受清而肺經為尤清然陰精雖皆受清而脾則獨受其濁也帝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化其水穀

尚未及分而微汗俱存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為濁之濁乎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獨受清氣之甚惟手太陰肺經則為五藏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經之清氣上走于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于十二經及內積于腹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為清之清乎然諸陰皆受清氣惟足太陰脾經則胃中濁氣賴以運化所謂獨其濁也其為清中之濁乎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註氣之滑利者應天運於外故淺而疾之濁者應地居于中故深而留之清濁相干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朱肱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清濁合

形陰應天地日月水火

註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澀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針而久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于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針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深而留之不可以為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陰陽鑿日月第四十一

註日者即歷書之十日也月者即歷書之一月也天與人之陰陽相合而足經應月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壬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

張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為陽以應日在下者為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壬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水火而生故與天地參也

腰已下為地。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陰謂之
 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為陰也。蓋月
 生於水，水與月皆為陰，宜足之在下為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每月之
 內有三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十為陽也。蓋日主于火，火與日皆為陽，宜手之在上為陽者應

黃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右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歲半以上為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為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合明故曰陽
 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中之三陰三陽也男生于寅故始于正月之少陽女生于申
 故始于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右故右而左○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
 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陽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神論又以少陽
 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冬脈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陽明者午也少陽者
 申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也而平篇又以寅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
 太陰戌亥主厥陰經絡別論以肝木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秋腎水主冬木火土金水此後
 天之五行也而於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人氣在肝三月人氣在脾四月人氣在脾元氣紀論子午屬少陰且未
 屬太陰巳亥屬厥陰而藏府配合又曰壬午又以子甲屬少陽卯且巳屬厥陰肝寅午屬太陽肺卯庚屬陽明
 火腸辰戌屬陽明賈巳巳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子屬少陰心申壬屬太陽肺酉癸屬少陰腎
 戌屬少陰相火亥屬三焦相火禁服篇以人迎應春夏一盛在少陽二盛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
 冬一盛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別論又以少陽為一陽陽明為二陽太陽為三陽陰陽
 之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為陰也夫十二月固以其屬十二支而為陰矣然自正月以至六月為陰中之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為陰中之陰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為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三陽四五六月為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正月建寅為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經脈氣所屬也六月建未則為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已上脈氣所行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蓋首少而之太乃膀胱經脈氣所屬也五月建午則為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脈氣所行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乃胃經脈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為右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脈氣所行四月建巳則為右足之陽明乃胃經脈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為右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脈氣所行五月建午則為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脈氣所行六月建未則為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已上脈氣所行七月建申為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腎經脈氣所行十二月建丑則為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少肉踵已上脈氣所行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脈氣所行十一月建子則為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脈氣所行十月建亥則為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且厥陰之義謂何正以七月八月為陰之初生而十一月十二月為陽之初生惟九月十月則為兩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甲主左手之少陽已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此言手足少陽主火故兩火并合是為陽明陽明者離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并合兩陽合陽是為陽明手少陰君火主目手太陰肺金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朱濟公曰按河圖洛書五位中庚而主陽五行之中木火為陽金水為陰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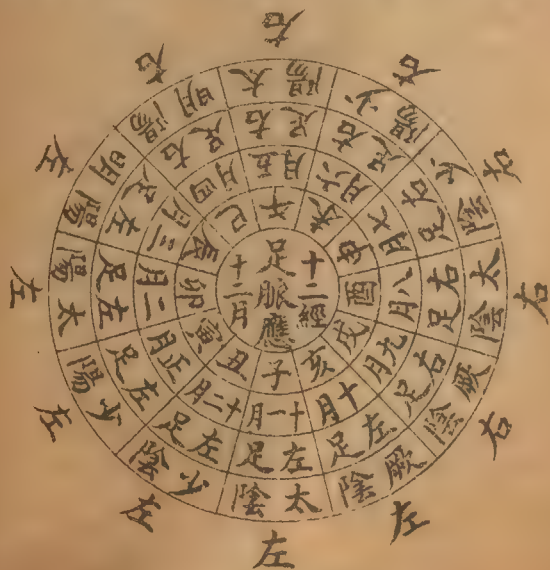
乙丙丁戊己為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為陽中之陰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為陽也夫十日故以其屬十干而為陽矣然自甲至己為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為陽中之陰是以甲日主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脈氣所行也而己日則屬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已上脈氣所行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自少之太乃小腸經脈氣所行也而戊日則屬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丙日主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脈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兩手次指已上脈氣所行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之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脈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兩手小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脾經脈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兩手大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也

氣所行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也

手十指以應十日之圖



足二十經以應二十月之圖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

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

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少之陰陽分于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于上下蓋陰陽氣交于六合之內者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

乃上下之氣交

其於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

心屬火而應日故為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為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為陰中之少陽

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為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為陰中之至陰五藏為陰而陰中有陽也此篇上文手足所屬之手足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而至於五藏在人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

足之十二經脈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為陰而陽經屬陽乃陰中之少陽

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為陰而陰經屬陰乃陰中之太陰也由上文手之十指應十日之十者

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陽已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陰戊主右手之太陰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為陽而陽經屬陽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

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為陰而陰經屬陰乃陰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足者雖腰以下而足腰以下

者不止于足皆為陰也其在內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為陽也然心然壯藏為陽中之太陽肺為北藏為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為陰也然肝為壯藏為陰中之少陽脾為北藏為陰中之至陰

腎為北藏為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陽中有太有少故分之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

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張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月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針刺所以取氣

此也宋公曰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則下而上改正言足而不言手蓋以從其根也

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之所慎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針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足之陽明太陽少陽

故用針者無刺右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陽厥陰故用針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陽少陰故用針者無刺左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

十二經當知慎刺于十二月者如此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陽明可刺右手之少陰太陽少陽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

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

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按數之可十四句又見素問陰陽離合論五運行大論

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

人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者十干在上地土在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

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脉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

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化之無窮也朱

濟公曰有名無形者以無形而合有形也

此水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干者乃天地之陰陽而非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賾而不可

窮也帝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于時則為春其色為蒼其藏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

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而不以屬之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也伯言臣之所到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

四時五行之次相列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固甲乙屬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

病傳第四十二

篇內大氣入藏先發于何藏何日傳何藏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改以病傳名篇然素問以論病傳為一篇承經以病承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非為二篇

喬崎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炳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眾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素問移請變氣論治

之極于一得神者昌此同音

此篇論人之身皆有形層之表裏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針砭為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從腠理而入于經脈從經脈而傳留于五臟所謂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如邪入于藏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于肌肉筋骨者宜針而瀉之邪入于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內而虛者止可飲以甘藥寒者可用毒藥以攻之臨于下者宜灸宜熨之是以藥石灸刺通引諸方隨眾人之所病而施之非一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章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治之偏即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藏而或不救利濟萬物之功畢于此矣

此言諸方可行于眾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砭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或用刺或用熨或用藥或飲藥為醫工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眾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宜必于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帝悟諸方雖行于眾病而醫工當知守守一守一者合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萬物之病可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於生神妙哉神之為一也下文伯始反之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審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行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

生

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陰理下礙血脉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膚肌腠為陽血脈為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脈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膝理固密元真通暢血脉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藏而不可以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傳于子孫蓋言調養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

神氣也

靈樞經合纂卷五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肝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

日中

此論大氣入藏傳于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臟更五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于相生而死于相勝也病先

發于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脾五日而傳之肝三日不已死謂邪入于藏猶有可已之

論病入于五藏從傳于所勝尚可按可治可藥可免以救之故曰三日不已死謂邪入于藏猶有可已之

生機故言言導引行氣養摩灸刺納飲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蓋邪在于形層者宜刺入于藏者止可按摩灸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此承上文而言大氣入藏者即五藏之相起為傳遂以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大氣入藏者即素問

曰即傳之於肺其說蓋為然以肺之變動為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為目赤

以肝脈循脇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為閉塞不通身痛傳重以脾主肉而肉重

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惟水克火故冬死于夜半夏屬

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于日中也

藏之病也蓋素問承上文其者獨行而言耳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日身重體病五日而脈不出

日身重體病五日而脈不出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揚元如曰按委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脀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脾
寒三日不已泄冬日入夏發食蓋病先發于肝改頭目眩而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脀重身痛五日而
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腰痛
冬日入夏發食乃水氣隨于脾胃金旺之時

傳之于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脉起于足脗腠內出脗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為腎之所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則土來乘水入夏之早食在卯以未旺亦不能扶故夏死于早食也

病先終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脅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楊元如曰按古謂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脛痛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脊筋痛小便不利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晝食益病發于脾則身痛脛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痠腫痠脊膀胱者膀胱附于脊背之脊筋也是以三日而之背膀胱則背脊痠痛小便不利人定在寅不旺而土絕也夏之晝食在亥水泛而土敗也

凡言邪氣入腑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脾其證當身痛倍重一日而自傳于胃府其證當為脹又二日則三月矣土未乘水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脛痠也又三日則六月矣腎自傳于伏膺之脈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脊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於人定夏之寔食在寅以未乘艮上故夏死于晏食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腎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昧黃

少腹腰脊痛，筋骨痠，三日背脇筋痛，小便閉，五日身痿重，六日卒已死。冬夜半夏日暎，暎從結塊。

按青明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筋痿三日背昭筋痛小便閉五日身侔重六日不
已死冬夜半夏日臥蓋病先發于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筋痿三日而之腎膀胱則背
昭筋痛五日而上之心則身侔重蓋心主血脈血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二乃火之生數六日
者水之成數也死于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元于六日者水來而火滅也故冬夜半者即水乘火滅之義

夏日是者亦太陽之生氣絕也朱肱公曰
冬主水夏主火日昃者盛而始虧之時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脹脊痛而虧
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心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于土不勝水故冬死于
半夏之日朕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于日朕也按標本病傳論云五日身倍重與此五日而之上之心者
不同又六日不已死與此二日
不已死亦不同下節大抵皆然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背膀胱三日而之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標本病傳論
云腎病者少

腹腰脊痛筋痠三日背脊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
日不已死蓋病先發于腎故少腹腰脊痛筋痠三日而之背膀胱則背脊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之上之心
則腹脹蓋足少陰腎脉下絡膀胱上從腹注胸中入肺絡心此邪入于藏亦從血脉流傳也上節病在心
故身體重此從膀胱而上傳於心復從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乃寅卯未旺之時水旺則洩
其水之氣矣夏晏晡上氣所主之時土剋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絕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蓋病
之且死有死于先發之藏氣絕者有死于所傳之藏氣絕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問等者自當理會

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其證當少腹腰脊痛筋痠三日則自傳于膀胱之府其證
當背脊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六日矣水來勝火膀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三日則九
日矣心自傳小腸之府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
冬之大明在寅未夏之是晡以向背土能剋水故冬死于大晨而夏死于晏晡也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標本病傳論
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

少腹脹腰脊痛筋痠一日腹脹一日
身冷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此言邪氣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腰脊痛筋痠一日腹脹一日身冷二日不已死蓋病
發于膀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筋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身冷
痛也冬雞鳴夏下晡即上節大晨晏晡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
胃病者胃居中土為水穀之海乃五藏之根太陽為諸陽主氣也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小脹滿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
痛而筋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勝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脹滿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小脹滿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
痛而筋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勝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脹滿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

於心其強當心痛也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難喘在肺也
土起水故冬死於雞鳴夏之下哺在中全良不能生水故夏死于下哺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問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生與此篇大義同

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如問一藏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也問

二藏者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問三藏者心傳之腎脾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為微邪也按五藏間傳止有問三而無問四所謂問四藏者以藏傳之府而府復傳之于他藏

蓋府亦可以名藏也揚元如曰按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蓋藏實物入府故府亦可以名藏

此結言相傳而為甚者死不可刺問藏而為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起之次是相傳為病之

并行之也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玉機內有淫邪淫行使人卧不得安而發夢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邪淫淫行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

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

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煨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

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盛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

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

玉機至肺氣盛又見素問脈要精微論外方盛良亦亦有諸篇

靈樞經合真錄

卷五

二十二

大氣淫邪也正氣也虛邪動形故從血脈傳流而入藏正邪病氣故與榮衛俱行與經脈氣從外襲內故曰反身者金火交擊也

言此承上章論淫邪洋行而有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癰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漸漸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

有形無形莫如其情以上章之淫邪洋行血脈傳濕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若有若無而上章之淫邪洋行血脈傳濕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

醜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邪之折毛反理邪從皮毛入而發于腠理者在外者肉之文理在內藏府募原之肉理衛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洋行與榮衛俱行于募原之內者肉之文理

反淫于藏矣夫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脾藏魄肺藏魄脾長意隨神往來謂之魄並精而出為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此魂魄者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藏之神氣飛揚也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邪氣

與榮衛俱行于藏府募原之間故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於外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今反淫于藏則有餘于內而五藏之陰氣盛矣陰氣盛則暑滲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燭熾此心腎之

有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於肺腎氣并於肝而夢相殺相殺者短必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魂遊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餘于上下也飲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胃之有餘不足也

此邪與五藏之神氣遊行而形之于夢也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腎氣盛則夢腰脊不屬此邪于五形藏而形之于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于夢有餘于內故滿

之立已

言此承前篇而發淫邪洋行之義先以藏府十二盛之發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即從篇始淫寒暑風雨之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於藏府即前篇之大氣入藏也與營氣為陰氣衛氣為陽氣

者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多發為夢此邪淫之于府則府主外其外為有餘而內則不足此邪淫之于藏則藏主內其內當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者營氣也營氣盛則夢涉大

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大水為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燭熾之勢蓋大火為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盛也內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至于相殺且手少陰陽故上部邪盛則夢

飛揚足少陰陰故下部邪盛則夢墮墮如飢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與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至為怒也肺之邪盛則夢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為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笑而恐

畏以心之聲為笑而其志主于憂也脾之邪盛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為歌而其體主肉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而解不相連屬以腰為腎之府也凡此十二盛者在府則有餘於外在藏則有餘於

內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針以瀉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藏瀉瀉藏也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烟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錢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

陵大澤環屋風雨客于時則夢淫溺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

客于小腸則夢聚散客于膽則夢驚恐客于三焦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

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

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

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

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

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客于五臟則夢不寐客于六腑則夢不寐

寧音發
地城也
師力交

商公曰
心為丹
邱

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胆則夢聞訟自創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脰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窳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臚則夢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夫邪之所勝其正必虛上章論邪氣之有餘此論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于藏府之間客者薄于藏府之外也客于心則夢邱山烟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客于肺則夢飛揚肺主氣而肺氣虛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于脾則夢邱陵大澤土虛而水洩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器宇營風雨澤屋者脾氣虛而為風雨所壞也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太陽之氣虛行也客于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為傳導之官主受水穀之餘濟必別汁止夢見田野者大腸之氣虛也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邑衝衢乃通聚貨物之處小腸受盛化物止夢見聚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厥氣客于胆則夢聞訟自創客于陰氣則夢接內精氣洩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于頭故頭為諸陽之首客于項則陽氣不能上于頭故夢斬截其首也客于腰則夢行走不前前氣虛也足為陰深居地窳苑中地氣下陷也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者手足不寧也客于胞則夢渡前溺客于脰臚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嗟乎人生夢境耳得其生神之理則神與俱成如醉之醒如夢之覺若迷而不寤痛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矣此舉藏府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為夢者言之也厥氣者即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起居凡藏府內傷之邪也其邪氣客于心則夢見山林煙火以心屬火也邪氣客于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于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于腎則夢臨于深淵或沒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膀胱則夢出遊行太陽之氣虛行也邪氣客于腰則夢臨于深淵或沒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大腸則夢田野以行大腸為傳導之官其面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于小腸則夢聚邑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腸以小腸為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衛也邪氣客于胆則夢聞訟自創以胆屬木脾主土與肉不能起土而肉傷也邪氣客于陰器則夢接內以陰為氣作強之官也邪氣客于項則夢斬首以項為邪所傷也邪氣客于足脰則夢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窳苑中以脰為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氣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以拜起主于股肱也邪氣客于胞臚則不足于外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針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夢補藏藏夢補府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四時 內有一日分為四時故名篇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燔淫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然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張 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藏主五運于中而外合水火土金水之五氣人之百病不出于外內二因燔淫風雨寒暑外因于天之六氣氣合于有形而為病攝人氣之生長以慧安蓋六淫之邪外合于形而病形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內因于人之失調得之于藏而有病名如傷喜則得之于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于肝而有肝病矣傷悲則得之于脾而有脾病矣傷恐則得之于腎而有腎病矣傷于飲食則得之脾胃而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藏氣之所勝時者起蓋內因之病得之于藏而病藏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藏病入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

張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入也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一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勝負

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其精氣可以壽敝天地

張 此言百病皆因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于外感內傷故燔淫寒暑風雨者外感也陰陽之氣飲食居處者內傷也邪氣相合于藏而病形成得其分藏而病者則然病雖不同大抵旦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故人氣者衛氣也衛氣為陽氣朝則出于目自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陽經其氣始生于朝故病氣者邪氣也邪氣不能入于陰經其氣始衰使邪氣感衛氣而始生既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陰經全入于藏彼

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也▲人氣為衛氣之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及本經衛氣行篇

玉師曰
天有一
日之四
時人有
一歲之
四時

長上聲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

此此言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藏獨主其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卯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為工矣

此此言病有不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旦慧或加或甚而夕夜不能勝晝之火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為加為甚也若人之藏氣能勝時之氣如肺氣能勝旦之木腎氣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脾氣能勝夜之水故至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則補脾而瀉肺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瀉心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瀉脾心病不能勝夜之水則補心而瀉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惡足以知此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

此此言五藏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五味也五藏有五變者有五時五行五音五色之變五變有五輸者一藏之中有春刺榮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之五輸故五五有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也肝為木心為火故為牡藏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故為牝藏

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日缺岐伯

五師曰
五俞者
井榮俞
經合而
合于四
時五藏
之氣
大腸乃
肺之府
與胃皆
屬陽明

六府之
井榮俞
經原合
乃金水
木火土
王子芳
曰天地
相合而
后成三
千年之
一紀六
十歲為
一周

此五藏之氣應天之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主也腎者主封藏之氣藏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肝主色色主春此肝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時主夏心合夏長之氣也脾主長夏脾合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于腸胃腸明主秋金之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也土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主也春刺榮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從子以透發母氣之陰腎為陰中之陰故皆取之五藏其各藏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目不同如此是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蓋五藏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藏者必取五藏之井如肝取大敦心取少衝之類色主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取必五藏之榮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凡病時間時甚者必取五藏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藏之經如肝取中封心取肅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藏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少海之類是謂五變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者如此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按後世針灸以經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旨也

此六府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于五行也肝藏木心藏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于五行也井主木榮主火俞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輸之合于五行也六府有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合之則合于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火土金水明相火以位是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府六氣者木火土金水也君火以火與原火合之則以合五行之數矣此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機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此言六府之原穴不應五時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府有原穴合治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府之法在是矣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

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靈臺經
十多有
復闕以
補未盡
之意者

陰也。理也。腎治于經。故病在常者。取之井。以洩冬藏之氣。肝藏春而主色。故病變于色者。取之榮。時開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輪。脾主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為五音之主。音既變于音者。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故入于胃。上輸于肺。食氣于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輪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而通于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榮衛血脉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藏必兼論胃府。以胃為五藏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令。此章以府合藏而藏合于四時五行。味主秋。則秋令所主之藏府皆榮于中矣。

註 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本節釋義已具上第三節。

外揣第四十五

註 內有司內揣外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失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

註 此章帝以九針之通合而為一。以應天道。夫九針者。始于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于一而終于九者。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後能貫通。故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失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令欲如毫毛之繁。雜者渾束為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

註 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夫惟道而已矣。故非獨針道治國亦然。伯以九針之通合于陰陽雜之可乎。可謂合之惟歸于一。尤厄攝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修身齊家。

治國乎天下。總不外乎此。

此論上
下若從
應之相

此論外
內若得
應之相

五氣入
鼻藏于
七肺上
法五色
明音影
能影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

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釋]此言渾東而為一者合于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遠地環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
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
揣外外內相應天地之道也

黃帝曰寔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
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振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
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註]刺節真邪論及素問靈
蘭秘典論皆藏此室

[釋]此言天地之道而合于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五運主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于
上下以應十二經脈如升降應到氣立孤危五運出入于外內以應五藏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机化滅
是以五音五色之彰明于外者五藏之氣著也如五藏波蕩于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外內相襲
若桴鼓影響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
蓋藏之靈蘭秘室不敢泄也此楊元如曰始云高不可為蓋謂天之道蓋于上也又曰天地之蓋謂天
色乎地之外上下合而為蓋也此章始論合東為一以應天道然後提出天地陰陽上下外內猶卦象之
始于一而成兩奇偶相合而為三二而三之成九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之數是九針之道合于天地人
事四時之變如雜之毫毛若渾然為一復歸于天道之極無也○朱濟公曰九針者有九針之名有九針
之式合而為一是為微針
矣此篇照應首章之義

[釋]此言九針之要欲渾東而為一者惟至明而已夫九針者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為下其高不
可以為蓋憾惚恍恍其妙無窮泛濫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
雜如毫毛之繁者而渾東而為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針道固然治國亦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
而為一焉可也觀之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故一動搖之間則相
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之明亦不可
蔽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不明而五藏在水明鏡之不失其形
則據五音五色而五藏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藏在水明鏡之不失其形
然紊亂無紀故必知內外有相襲之妙真若桴鼓響應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達可以言

外也而即外可以揣五藏之在內者人身之五藏是之謂近可以言內也而即內可以揣肯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之也

五變第四十六

註末節有五變之紀故名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癰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張馬仲尼曰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註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發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抗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張此章論因形而生病乃感六氣之化有五變之紀也夫形之皮膚肌腠筋骨有厚薄堅脆之不同故邪含有淺深而其病各異即五藏之病消癰腸胃之有積聚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于內也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方之陰陽者木之枝幹皮肉也交節而缺斧斤者比人之皮施肉脆而骨節堅剛也是以一木之中尚有堅脆之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耶木之皮薄枝脆者比人之皮不緻密膚腠疎也木之多汁少汁者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木之發花先葉者木氣外敷而不禁風霜也清散也落葉也皮薄多汁者遇久陰淫雨則潰而潰剛脆之木遇卒風暴起則枝折肌傷蓋汁多者不宜陰雨剛脆者又忌暴風以比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為病也○朱永年傷而堅者未成傷也故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為病也○朱永年曰木枝者比人之四肢本經曰中於陰常從跗臂始

此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常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

匠人斲削者有斧斤之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木皮即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蓋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發發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應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而瀉矣▲濕腐為瀉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折而肌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為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于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骨髓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瀉汁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

張朱永年曰此言皮不緻密由理粗疎致風邪厥達於內而為瀉瀉之汗蓋津液充于皮腠之間皮道理疏則津洩而為汗矣委甲之下曰腠太陽之部分也蓋太陽之氣主于皮膚如肌肉不堅而無分理無分理者粗理也粗理而皮不緻密則腠理疎而汗出矣仲中之曰太陽之津氣

張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靈蘭秘典經云水運行於膚表如天道之渾然水隨氣行者也故皮不堅則氣泄氣泄則津亦洩矣

張所以候其肉之不堅者惟腠理之上腠後曲處為腠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則理必疎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理而皮不堅則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然者則皮必然理不疎尚何

理者之理當作下經曰

病源
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瘴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善病消瘴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
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皮膚薄
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腠理充肌血脉不行轉而
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瘴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論消瘴 消瘴者瘰癧也而消瘴消瘴也邪氣留滯篇曰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瘴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皆柔弱者必
有消瘴諸病皆弱而消瘴也夫形者五藏之外合也消瘴者其氣有長衝直揚之勢其心則剛剛則多
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于胸中氣逆留則充塞于肌肉血畜積則脈道不行血氣留積轉而為熱熱則消
瘴也按此消瘴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蓋肌肉之消瘴五藏之消瘴津液內消而消渴也肌肉之消瘴肌肉外消而
消瘴也蓋肉于內者必及于外因于外者必及于內形作五藏外內之相合也○高士宗曰按平脉篇云
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蓋精血少則氣逆反上奔故曰柔弱者必有剛強謂五藏之精質柔
弱而氣反剛強是柔者愈弱而剛者愈強剛柔之不和也

論消瘴 此水有節而言善病消瘴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藏與肌肉則肉仍也消瘴者多肌渴而肉瘦瘵則肉
其銳其目堅固以深其人其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血為之積▲素問生氣通
天論云大起則形氣絕而血范于上▼氣為之留皮膚肌肉為之充塞而血脉不能通所以然而為熱熱
則消肌膚而消瘴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
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顙骨者骨之本也顙大則骨大顙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脂其臂濡懦然其地
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張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夫腎主骨顧者腎之外候也故顧骨為骨之末顧大則周身之骨皆大顧小則知其骨小也顧者肉之指標也懦懦柔的也臂薄者股肱之肉肉不豐也地色者地間之色殆

不聖天地同色此土氣之卑汚也蓋骨之充也臂小則其髓不滿矣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矣湯虛則生寒陰虛則發熱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倪氏之曰津液隨

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腠理淖澤注于骨而血脈隨潤澤皮膚如臂薄者通體之皮肉皆弱矣皮肉薄則津液竭少故曰臂薄者其髓不滿○高士宗曰邪在皮膚則發熱深入于骨則發寒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顧骨顧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承也即顧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臂小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

與兩手之臂令皮膚既薄而其肉無則無天同也汗然其獨異于上中二部其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而有天地人三部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也汗然其獨異于上中二部其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

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之厚薄致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髓為髓之脂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善病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如粗粉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為痺夫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

此者為肌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故各視其部則知痺之高下蓋心者為肺之聲在肝腎脾聲在下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理粗而肉不堅而痺之所成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蓄積留止大聚乃起

朱永年曰此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腸胃之惡也夫皮膚薄而氣不充身澤毛肉不堅而津液不能滲澤如此則腸胃惡蓋津液血氣腸胃之所生也惡則邪氣留止而成積聚乃傷脾胃之間若再飲食之

寒溫不節邪氣稍至即蓄積而大聚乃起夫腸乃胃之合而主皮主肉主津故皮膚薄而肉不堅則氣不充而津液不滲澤矣氣不充而液不滲澤則毫毛開而腠理疎疏則邪氣留止漸溜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聚矣

此承前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猶俗云不好也。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為渾澤。渾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邪氣漸至而畜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大義詳見有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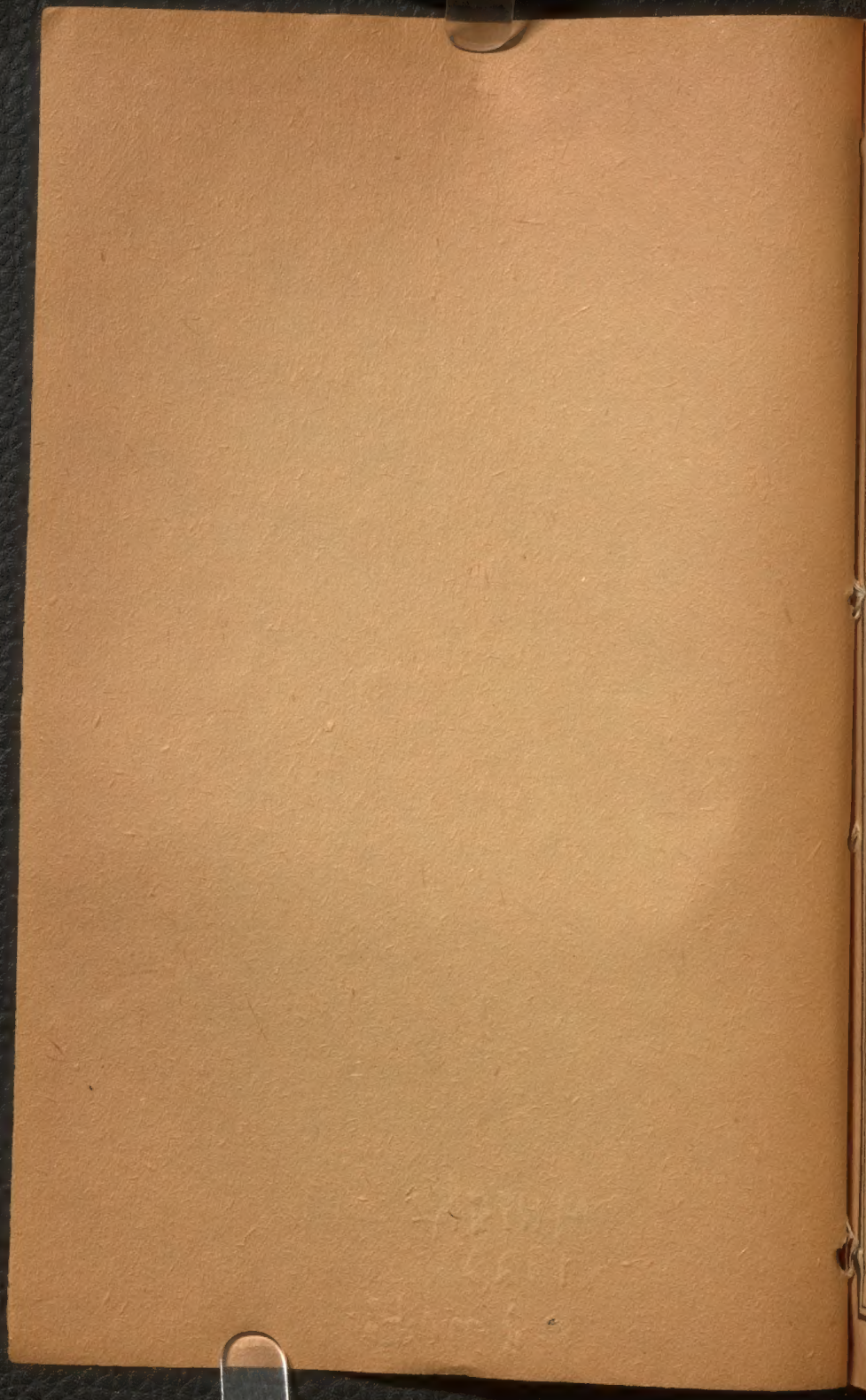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張二之客氣乃陽明燥金主氣。乃少陰君火。此主氣勝臨御之氣。值此時氣高而病必起。起者即帝所謂或獲運也。如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少陽相火。四之客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濕土。五之客

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太陽寒水。值時氣下而為客氣所勝。故其病必殆。殆將也。時氣下而不能勝。則病將留止。即帝所謂或留止也。蓋風雨寒暑乃臨御之化。六期環轉客於形而為病。故必因時氣以勝之。此論六氣之在外也。陷下者陷于腸胃之間。而成積聚也。衝通者五運之氣通出於外而衝散其病氣也。如太陽寒水司天而五運乃太宮土運。此在內之運氣勝之。故病亦不通留止也。蓋六氣在外以應天之三陰三陽五運主中。以應地之五行入於內者。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夫皮膚肌腠曰形。腠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乃營衛出入之道。此病形而不病氣者也。如病氣則與榮衛俱行。淫于內而與魂魄飛揚矣。如傳潮于血脈。則入藏府為內所因矣。此病形而不病氣。亦不溜于脈中。故為流汗消瘴。寒熱留滯。積聚五者之病。即陷于內。乃傷脾胃之間。郭郭之中。而不及于藏府。此奇邪淫溢。或病形或病氣。或溜于血脈。或入于藏府。病之變化者。不可以勝數也。是以傷寒論六篇首論三陰三陽之氣。以及六經之證。然亦有病形而不病氣者。故太陽篇中曰。形作傷寒。蓋在天成氣。在地成形。此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臨病人以觀邪之中人。或病氣或病形。或溜于血脈。或入于藏府。以知病之輕重。人死生者。必明乎此。○朱氏曰。素問歲運諸篇。有客氣勝主氣。而為民病者。主氣勝客氣。而為民病者。有六氣勝五運。而為民病者。五運勝六氣。而為民病者。此緊論歲運之太過不及也。此篇論人之皮薄理疎。風雨寒暑之氣循毫毛而入。腠理為五變之病。故藉主氣以勝之。主氣者五身中有此六氣。而合于天之四時也。朱衛公曰。氣者三陰三陽之氣。相持出入之營氣。衛氣三焦通會元真之氣。所以充行於皮膚肌腠之間。此病形而不病氣。故藉此形中之陰陽合四時之六氣。以勝邪。若病氣則又有氣之變證矣。○倪冲之曰。按陰陽別論云。氣傷痛。形傷腫。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蓋形含氣。氣歸形。故病形必及于氣。病氣必及于形。此章論病形而不病氣。蓋陰陽之道。有有形有無。形有經常有變易。○上宗曰。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在內乃藏府募原之文理。故留止而成積聚者。在藏府外之募原。故乃傷脾胃之間。而不涉于藏府募原者。連于腸胃之膏

也膜

論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淫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為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生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國無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方復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為起病危為殆耳雖脈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為五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H18742

1922

28.10.14